

現 代 作 家 小 集

1

新  
郎  
的  
感  
想

日 本 橫 光 利 一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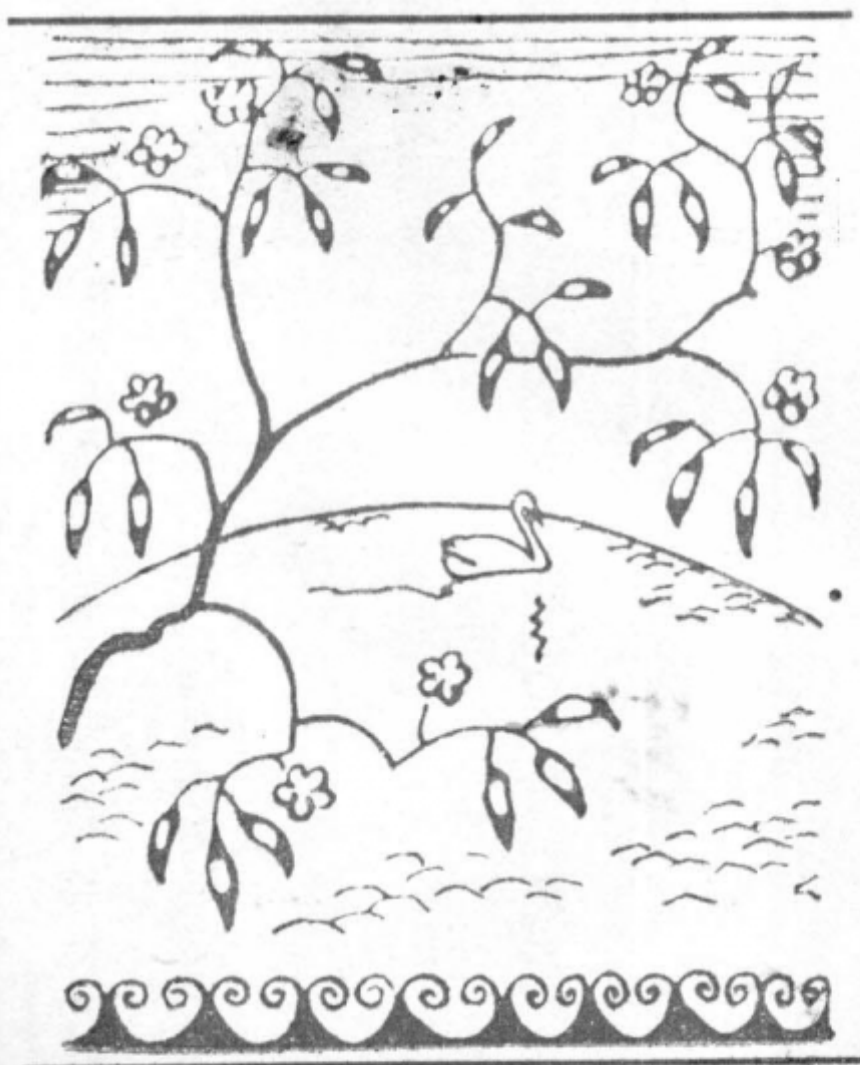
· 郭 建 英 譯

上 海 水 沫 書 店 出 版

# 新郎的感想

外三篇

橫光利一



郭建英譯

一九二九年五月初版

——一五〇〇

現代作家小集

(1) 橫光利一：新郎的感想

有著  
作權

實價三角

原著者 橫光利一

翻譯者 郭建英

出版者 水沫書店

發行所：上海  
北四川路水沫書店  
公益坊內

## 序

橫光利一<sup>1</sup>是目下壓倒着日本文藝論壇的形式主義 (Formalism) 的主唱者。他從鮑爾茲曼 (Boltzmann) 的力學主義 (Mechanism) 考察着文學作品的形式和內容，斷定了形式的優先價值，敢然地挑戰着陷在唯心的內容論的馬克思主義文學者。

照他的意見形式在文學裏是指含有整頓着作品構成的節律的文字的羅列。他說每當他受雜誌的編者委託創作的時候最初便想到作品的長短。只從這一句我們便可知他如何尊重形式。實際上他的作品篇篇都是提供着一種新的形式的。他又能用敏銳的感覺去探索着新的事物關係，而

創出適宜的文詞來描寫牠，使他的作品裏混然發散着一種爽朗的朝晨似的清新的氣味。

他今春曾來過上海一次，現在「改造」裏在「澡堂和銀行」、「足和正義」等的創作題目下，對於複雜糜爛的上海生活下着尖銳的解剖刀。

他的作品很多。短篇小說之外還有「日輪」「笑了的皇后」等的戲曲。大都被收在改造社版的「新選橫光利一集。」這小集所選四篇都是他的名作，很可以窺探他的面目思想。我相信作者這些用形式的新皮囊盛了的新酒，漏過了建英君的明快流麗的譯筆，必定會給中國的讀者享到美味的饗宴。

一九二九年勞動節日

吶鷗

目次

新郎的感想	.....	一
點了火的紙煙	.....	六五
妻	.....	一〇一
園	.....	一一五

# 新郎的感想

一名：追慕時髦的他





他從寶石商的旋轉門裏跑了出來。新婦等候着呢——他這麼想，吸着發散高香的密拉阿里，從被雨滴濡濕了的乞丐面前踱了過去。他忽然追溯到在昨晚婚禮酒席上，刺在火雞的刀叉間閃耀着的他友人譏刺底微笑。他的眼睛好像暗示着：

「這樣就算了麼？」

「就算了。」

他猝然覺得好像從高山墜落般地寂寞起來。

他在大門前下了車。斜撐着傘雨的妻，手裏拿了矢車草從庭園的草叢裏走了出來。

『雨落得真利害，』他說。

『噯喲，這樣地濕透了。快去換衣服。』

他們走進了喫茶室。他沈沒於沙發裏——悠久的戀愛告成一段落的現在，再也沒有甚麼話可以開口。窗外瀟瀟地落着五月的細雨。

妻把水倒入花瓶裏說。

『你累了麼？』

『唔，有一些。』

落入花瓶裏的水，作着孤獨的伴音。他拿出剛纔買來的指環給妻看。閃白的寶石，在妻的掌上燦爛地發光的時候，她說：

「啊，美麗的「奧派爾」啊，可是下雨的時候，這奧派爾終不免是憂愁的。」

他沈默地望着妻底面龐。當然，他知道她決不會爲了這種東西而欣悅的。但是他對於她估價寶石的鑑別力還有些欣賞牠的餘地。

「你以爲多少錢？」

「我想——還是不說出來的好。」

紅茶搬到桌上來了。他忽想起今後他倆將幹些甚麼呢？從紅茶杯中緩昇着的水蒸氣在花瓶裏的矢車草花瓣間搖蕩地環繞着。落於窗上的雨滴

在玻璃上變爲膨漲的尖端流下。小孩子在遠處作着低幽的沈吟似的泣聲。

『冷起來了，』他迴視着自己的周圍說。

已被忘掉的寶石好像一粒雨珠般閃耀着。他拿牠安置在掌上，重新細察起來——同時，太古的幻想突然地被斬斷似地鮮浮在他的眼前。

『我們差不多可以預備吃夜飯了。是啊，你知道今天的魚，怎樣鮮美麼？』妻忽忽地走開去了。他啜飲着紅茶，而對於從雨打裏來的鮮魚的顏色裏比寶石愈感刺激的妻的性格上，發見無窮的奇趣。

『但是今後我要幹甚麼呢？』他獨白着。

他真沒有事情做。他是個鄉豪的兒子，每月總有充分的匯銀寄來的。他的生活只得和無聊的憂鬱戰鬥過去。他的妻生長於比他更富裕的家庭裏。

所以他不能拿金錢來買她的歡心。那麼威權呢？威權除掉了他的一些淺近的法文知識以外本來沒有甚麼的。

他橫臥在沙發上遠眺着蒼茫的暮景，同時，對於夜風的速度思索着。已憔悴了的梨花在濡濕的樹幹上呈着悽慘的灰白色。那綠草叢生的路上悄悄地走着一輛貨車。車轍的油發出漆黑的光輝，而當牠在霧雨裏消失的時候，他好像失了焦點似的呆坐着。

他從寶石箱裏拿出以前蒐集着的寶石。他以一時無爲的安慰，曾熱心於寶石的蒐集。

當她是他的愛人的時候，他曾給她的指環上刻過許多臘丁文的字句。

*Omnia vincit amor*

『愛能克制一切的東西。』他嘴裏念了一遍，不覺微笑起來。因為從前連他自己都不曾懂得的臘丁文辛辛苦苦地教給她的一回事，像幻像般浮現在他的腦海中。Topaz 上閃耀着他初戀時的心痕。Garnet 上蘊藏着她甘蜜的櫻唇底顏色。Emerald 上現露着他制勝情敵時的快感…… Bro-adstone, Amethyst, Sardonyx —— 然後，他和她結婚了。

Cara Sopooca. (親愛的妻！)

她現在帶着的指環上刻着這麼一句。他像陳列他過去的記憶一樣，把許多寶石一個一個排列在手掌上。暮色的深淵裏淒亮着的寶石，在他的手掌上竟構成了一個寂寞的世界。

『可是，那——，到底我要幹些什麼呢？』

他應該把他們倆今後應走之路快快決定才好。沒有職業簡直是沒有生活。

「我將成一個作家，然後……」他把當他克服情敵而誘惑她的時候所發洩過的富於自信力底一句話回憶過來。他的臉在他掌上靜臥着的寶石上，鮮新地現露幽黯的暮色。因為他想到那時她明亮的表情。

現在自己呢？他知道他的腦袋，當他每次寫幾張原稿的時候，除了製造「灰白」的形容詞外，完全寫不出甚麼東西來……這就算了麼？作家是指着描寫人類生活的作者而言。既然沒有生活，那還算甚麼作家麼？他知道這一點已足以把他變為第一名的「灰白」的落伍者了。

「好，那麼，我要拿金錢來買生活了。金錢，我是金錢倒是比別人多的。」

他站起來，手裏緊握了寶石，繼續着空虛的興奮，不絕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二

某天，他發見了在他附近約有六千坪的空地回來。他發見了那一片空地，心裏就展開了輕快的幻想。他打算把房間周圍的二千坪做花壇，並且在這花壇的周圍建設瀟灑的租屋。

『這租屋的周圍第一要有優美的道路。四周都把牠來做草地吧。』當夜他劃着設計圖的時候，對他的妻說。

『是啊，如果道路不好，那就要污穢的。』妻望着地圖贊成了。

『並且這種道路都要像放散狀似的，須向中心的花壇集合過來纔行



呢。」

「對啦，而且我們還要個噴水池咧。」

「運動場大約要占五百坪。」

「還有，租金須要便宜一些纔好。」

「這是當然的，但是最重要的問題，還是我們到底要收容那一流的人  
物。」

「我是喜歡那些保重太太和孩子們的男子的。」

「不，我不是爲了他人要造這所房屋的啊。」他說。

「那麼要把他們當做我們的門房麼？」

「你從甚麼地方學得這種辛辣的譏刺話啊。」